

重阳登山

徐晨

单位通知参加“重阳节”联谊活动,感觉有点突兀。“重阳节”一向都是“老同志”的专享,于我,似乎还很遥远。郁闷良久,却不得不接受一个残酷的事实——老了。

真的老了。鬓边的白发,如秋风中的枯草,了无生机;眼角的皱纹,像龟裂的河床,写满沧桑。对着镜子,心中暗自感叹,时光易逝,容颜易老。

惧老,或许是现代人的通病。不喜欢别人打听自己的年龄,说那是“隐私”;不停地把青年老年的界限往后推,说四十五岁还是“青

年”;不愿意接受变老的事实,喜欢听“你不像这个岁数”的客套。我也一样,在心里,一直拒绝承认自己是“老年人”,做什么事情都不愿落在后面,喜欢跟年轻人比。

联谊活动主打项目是登山。重阳节又称“登高节”,重阳登山跟清明“踏青”一样,习俗尔。秋高气爽,登高远眺,眼底便是无限风光,所以重阳登山,据说自春秋战国时始,流行至今仍。

站在山下,忽然想起王维的诗,“遥知兄弟登高处,遍插茱萸少一人”。恍惚间,一群头插茱萸的男子,正嘻嘻哈哈向山顶攀去……

“碧云天,黄叶地”。一路秋风,满地斑驳。曾经意气风发的梧桐,已是一脸倦色,硕

大的梧叶,时而如大鸟栖落。高大挺拔的白杨,叶子稀稀拉拉,剑戟一般的枝丫,像刚刚经历过一场搏杀。柳枝曼舞,腰身明显笨拙,一副徐娘半老模样。只有山坡上的乌柏树,红得像一团火,点亮半边山坡……

佩服乌柏树的叶子,在生命的最后一程,仍有如此激情,将一份美丽,如花绽放!

秋天的红叶是招人喜欢的。“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古诗词里,不乏赞美火红枫叶的佳作。但同样红艳如花的乌柏叶,却难入文人雅士的法眼。“月落乌啼霜满天,江枫渔火对愁眠。”这里的“江枫”恐怕就是“乌柏”,只是诗人心中有“枫”无“柏”而已。清人王瑞履在《重论文斋笔录》中说:“江

南临水多植乌柏,秋叶饱霜,鲜红可爱,诗人(指张继)不知枫叶生山,性最恶湿,不能种之江畔也。此诗‘江枫’二字,亦未免误认耳。”

误认也罢,无视也罢,乌柏树并不在意,兀自红它的叶,白它的籽。这一点,像我老家朴实的乡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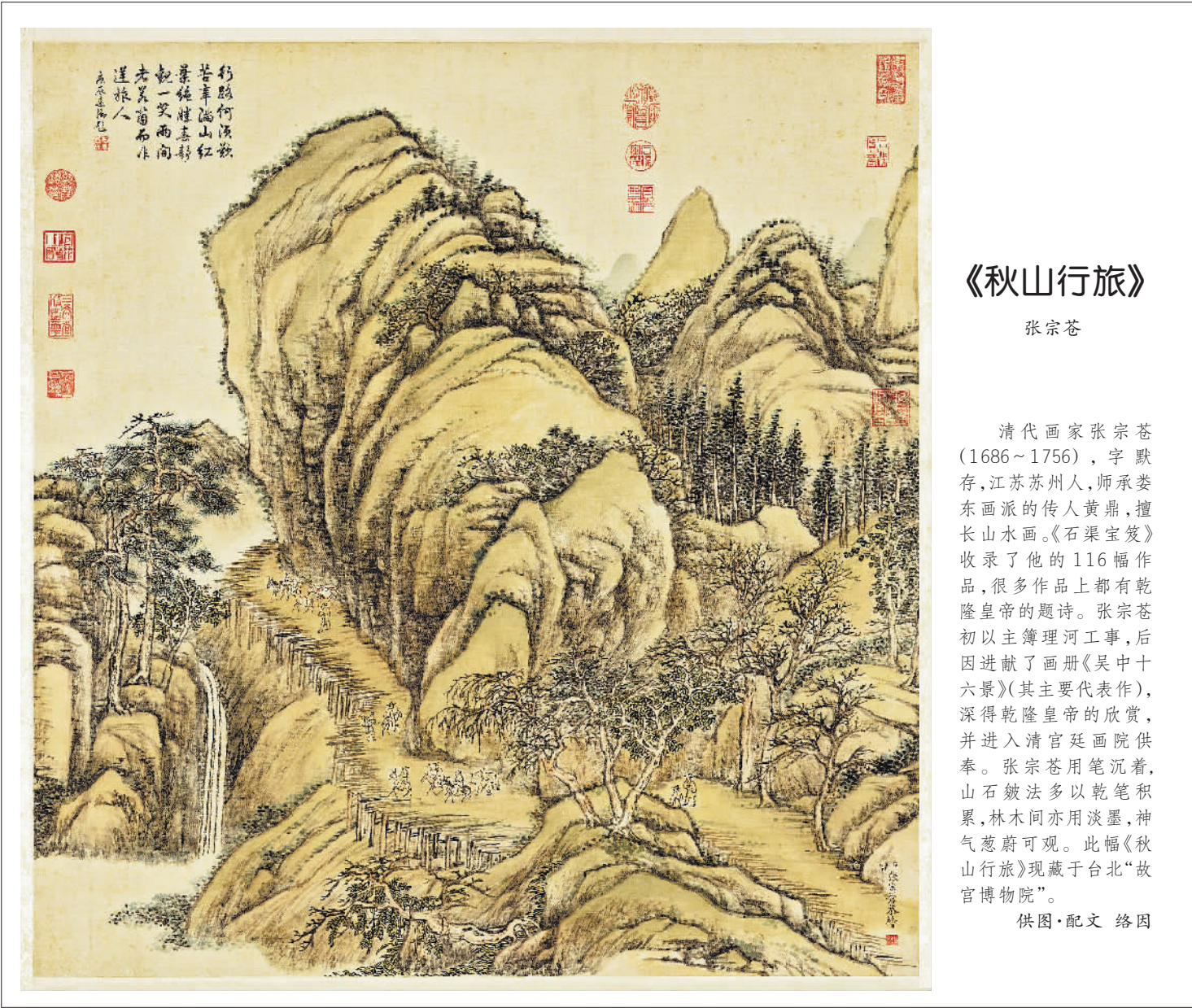
老家也有乌柏树,而且满山满丘。只是老家人不叫它“乌柏”,叫它“木梓树”,木梓树是乌柏的俗名。在老家,你说“木梓树”,谁都知道你说的什么树。你若问“乌柏”,很多人就会摇头。

老家不仅木梓树多,而且因树得名。乡名“木梓乡”,街叫“木梓树”。寒冷的冬天,家乡人常砍木梓树取暖做饭,但木梓树砍了又长,长了又砍,绵延不绝。木梓树与家乡,仿佛连着筋骨。

在异乡登山,没想到会被老家司空见惯的乌柏树所震撼——那一片红,火一样热烈,花一样灿烂!

生命可以短暂,岁月可以苍老容颜……站在这一片火红的乌柏面前,我的心情一下子明亮起来。

其实人生亦如登山,每一段都有风景,我们需要的,是一颗看风景的心。



《秋山行旅》

张宗苍

清代画家张宗苍(1686~1756),字默存,江苏苏州人,师承娄东画派的传人黄鼎,擅长山水画。《石渠宝笈》收录了他的116幅作品,很多作品上都有乾隆皇帝的题诗。张宗苍初以主簿理河工事,后因进献了画册《吴中十六景》(其主要代表作),深得乾隆皇帝的欣赏,并进入清宮廷画院供奉。张宗苍用笔沉着,山石皴法多以乾笔积累,林木间亦用淡墨,神气葱蔚可观。此幅《秋山行旅》现藏于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。

供图·配文 络因

与稻草人同行

罗明生

邀一个稻草人
与我同行,讨论生命平等
有时,为了另一种繁荣
选择枯萎自己

不去拷问季节
胜败兴衰,耕耘得失
天道,人道
谁能夸口

站在食物链的顶端
享受丰盛之后
与稻草人握手
走进田野,播种生命的轮回

寂静月见湖

郭宗忠

莲蓬长大以后,黑水鸡也长成了成鸟。月见湖里荷叶上移动的是黑水鸡。太阳照在芦苇之中,抽出了穗的芦苇粉红连成了一片,等到了深秋,它们也会像一个人白了头。

初秋的月见湖格外安静。没有野鸣,没有黄苇鹡,也没有来巡视的鸽子,初秋凉爽的空气与晨风吸引了三三两两的健步者,转眼间,已经不见了人影。然后,月见湖更安静了。只有黑水鸡每天守卫在月见湖里,这一方天地也许就是它们生命的整个世界。

一场夜雨后,蝉声戛然而止:一只蝉声也没有了。这让我惊奇。

今年夏天听到第一声蝉鸣时,也是在这月见湖畔。6月底,月见湖对岸的柳树上突然传来一声微弱的试探叫声,然后整个夏天,蝉们不分昼夜。

这只是一半的蝉在叫,另一半——雌蝉,是没有鸣叫的,除了飞行时翅膀的震动声,雌蝉是没有任何声音的。交配后雌蝉在雄蝉鸣箱的部位能孕育上千的白色卵,到了生产的日期,雌蝉会用它尾部坚硬的细针一样的排卵器,刺进柳树或者其他树枝里排卵,刺的孔一排列并列在树枝上。

被雌蝉产卵的树枝会渐渐干枯。如果你在柳树上看见枯死的一根根细树枝,那里面都会有蝉的卵,掰开这样的树枝,一排排空隙里是密密麻麻的白色蝉卵,等树枝干透了,大风吹动的时候,蝉卵会从树枝中脱落出来,掉落在草地上,卵会一点点朝地下钻进,至少得钻到地下十厘米之处,甚至达到三四十厘米的深处,然后它们靠吸食树根的汁液,慢慢从卵变成很小的知了龟,再用三四年的时间才长大到成虫。等感知到夏天来临,它们多会选择雨天,等天快黑的时候爬出地面,爬上树,经过一两个小时,蜕掉土色的壳,羽化成仙,饮清露,不食人间烟火。

我喜欢蝉胜过鸟类,它们应该是淡泊名利的君子,是山林里的真隐士。这么多年黑暗里的磨砺,它们在阳光里如此短暂的生命,却没有一声抱怨,只有歌唱。

湖边突然没有了蝉声,有点不适应,它们来去自如,带走了夏天,把秋天和冬天留给了我。



《丁香》康斯坦丁·柯罗文

玛咖 供图

在深秋漫步

杨金坤

喜欢漫步在深秋里,看枝头的叶子泛黄,一枚枚瑟瑟飘落,循着深秋的脚步不缓不迟地走着。

在秋的深处,捡一枚落叶,作别最后一缕秋色,挥手秋天,收获这个季节最美的嫣红,倾听来自心灵深处的声音,在惬意的清凉之间,看红黄交替、叶落归根。

静静地看滑落的秋,落叶飞舞,叶子在呢喃中绚丽、失落,感一份深秋之美,品一枚落叶的情绪,让秋日艳丽的色彩在时空交替中,成就晚秋的最后一抹颜色,或许是这个季节飘零和惆怅中,极致的收获。

秋叶已凋零,连着回忆和牵挂。这世间所有的离别,都会以另一种方式重逢;这世间所有的相遇,都蕴含着久别后的喜悦。枯萎不一定就是死亡,它也许是生命新的开端。

多年前的一个深秋,爷爷指着一枚落叶

说,我也像这枚落叶一样要走了,换另一种方式陪着你。我天真地问爷爷,你去哪儿?爷爷说,另一个世界。在那个深秋,爷爷的身体越来越瘦、越来越小,直到有一天,爷爷变得只剩下一根骨架,然后就悄无声息地走了。漫步在深秋中,我似乎看到了爷爷,他正在以另一种方式陪伴我。

其实人生就是一场相逢、又是一场遗忘,生命也只是一场只来不去的旅行,留心 and 感谢每一道风景,做最想做的事,说最想说的话,心无旁骛,万物皆美。

一枚枚红叶,是时光在流逝中的痕迹,一枚枚落叶,是一张张被时光揭下的日历,而时间的脚步一刻也未停歇,在日月星辰的交替中,它让我们走过繁华的长街,走过冷寂的旷野,直走到,红日西坠,青丝成雪。只想在季节的声音里,给自己的思绪留白,在秋季的深处,留住生动美丽的音符。

落叶是美丽的,也是慈悲的,它带来

的不尽是伤感。它用静美的姿态,挥手告别这个世界,它走过生机勃勃的春,绿荫如盖的夏,将流年里所有的风霜和欢笑一并纳入怀中,用残存的躯体,给予人们最后的温暖。

每一个季节都有迷人的风景,秋冬走来也是顺天意地。不管岁月如何变迁,世事如何互迭,生命中的记忆永远都在。我们也只能在每一枚树叶凋零时,无憾地跟自己、跟时光道别,即使是叶落成伤,季节无常,那也许是岁月留给我们的存在。

秋,是个储存的季节。面对即将来临的冬季,我要用一秋收获来填补它的萧瑟。季节流转中,总会得到或失去,学会遇遇而安,接受已改变的,适应所不能改变的,相信那些岁月带不走的,才是心之所属。

秋风无言,秋雨无声。

莫道世间太多的离别,或许,新的起始正在原来的那个路口等你,分别只是为了遇见重生的你。

颍州西湖

在西湖游玩,杂花生树,群芳簇枝,“重湖汇成曲,佳菊被水涯”,更有诗情画意。秋天的西湖极美,水面平远广阔,鸥鸟欢飞,渔歌互答,湖中有汴,汴上有亭,汀州楼阁,文人墨迹,相映生辉。冬季,银装素裹,分外妖娆。

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,西湖周边生长的人自然也在潜移默化中为沧浪湖水所陶冶。岁月更迭,人世沧桑,春风又绿,明月照还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工作纷繁,生活琐碎,再美的风景也有熟视无睹的时候,不知不觉地我淡忘了颍州西湖的美和文化。周遭渐次的坎坷和委屈,磨平了我对那面镜子的向往与传播。甚至有的时候,远方的朋友来阜阳,要去看看西湖,我都委婉地拒绝了。就这样,“淡妆浓抹总相宜”的西湖在我的心底无声无息地沉没了。

两年前的秋天,一个傍晚,学者赵丹开车

带我去西湖观赏。在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景致里,他伸开手,托住金色的夕阳。他说,西湖的美没有因为岁月更迭而变化,相反,它的美更具有时代感了。他指着一丛摇曳的芦苇说,时光没有压伤过它,是它自己浸渍了岁月丰厚的馈赠而低首——这样经典的美,往往是在经历过沧桑后才不经意之间完成的。朋友的这番话开导了我,也寥廓了我心中的积郁。

斗转星移,颍州西湖的美焕发了新意,它的一草一木,一物一物都有着全新变化,我把这些变化记录在文字里。

如今的西湖,已经是“全国文明城市”阜阳的点睛之笔,也是古城文化的精髓之处,被它滋养的颍淮大地日新月异,勤劳的人们也正用手中国画描绘它的新蓝图。

“群芳过后西湖好”的词句悠扬在西湖岸边,回荡在古老城市街巷。

温馨理发店

慕然

理发店沿街开着,两扇玻璃门干干净净,里里外外一目了然:它小得不能再小,夹在一排服装店、餐馆之间。门前有棵垂柳,树荫下能看见下棋的老人,博弈得酣畅淋漓。

我在这家店里理发已经十多年了,当年吸引我的,是它的门前摆放着好多花草盆景,几朵鲜艳的小花聚集在绿色周围,四周都弥散着草木的清香。这么多年了,理发店一直依偎在绿色里,一声不吭。

我又走进这个理发店,舒缓的音乐,似有似无地缓缓流出。女理发师正在给顾客刮胡子,她看了我一眼,露出甜美的酒窝,说:“稍等,这个完了还有一个。”女理发师四十多岁,算不上漂亮,但五官标致,身材苗条,打扮得体,颇有一番江南女子的韵味。她技术不错,人也热情。

我坐在后面的长椅上看她剃须、理发,干净利落,一招一式都耐心细致。长椅上还有一个人,一边耐心地等候着,一边跟女理发师聊着琐碎、市井的家长里短。开朗乐观的她,聊天过程总是咯咯地笑个不停——我不禁被她豁达的态度感染。这就是平常人的生活,朴实真切。

店里摆设井然有序,店门边扶手是铁质的,置手的位置锃亮。屋内东墙,有一面大镜子,干净明亮。镜子前置个桌子,电源插座钉在桌面的边沿,最多一平方米的小桌子上摆了许多东西,几个塑料瓶子、几把梳子,还有剪刀、剃刀,摆放井然有序。一把理发椅子,坐人的一面是人造的,后背能调整。北墙是条椅,能坐四个中等、不能太胖的人,南墙竖挂着洗发盆及少许染发、烫发的设备,上方挂着热水器,雪白的墙上挂着几张发型各异的招贴画,给小店增添了一抹明快的颜色。

阳光从窗外打到镜前,透过镜子,我无意中发现,镜前桌面玻璃下摆满了女理发师和老公以及她女儿各个时期的照片。有些照片随着岁月的流逝已经泛黄,但每一张都经过精心设计,或装上花边装饰,或稍加剪裁后重新粘贴布置。我顿时感觉小小的理发店里充满了温馨。

我估计女理发师的心灵也是不俗的。小小理发店大的方面不起眼,却在小的细节上做足功夫。平凡的生活是由许许多多微小的细节构成的,有些细节看起来微不足道,却往往暗藏玄机,流露出这个人的品质和习惯。就像这个女理发师,拿出时间去精心布置全家照片,一定有着对家庭幸福的向往和追求,有着对生活的热爱。

我理发过程中,又进来一个等着染发的年轻女士,还进来一个拎着菜的奶奶,她说等幼儿园放学接孙子回家,顺便进来跟理发师说说家常,看来他们都很熟悉,大家聊着天,像走进了一个其乐融融大家庭。我的头发剪好后,女理发师边拿着一面小镜子前后左右照给我看,边问我是否满意。摘下披肩,我看到自己容光焕发,精神了许多。

出了门,我抬头看见夕阳的余晖正照到理发店门楣中“温馨理发店”的招牌上,在店门口那些花草绿植的映衬中,反射出温润的光。风轻轻拂过……

恬静的时光

徐秋芳

八岁那年的暑假,我回到了乡下奶奶家。

天蒙蒙亮,四轮车隆隆的轧响声,把我从睡梦中惊醒。揉揉眼睛,从枕边摸起电子表看了一眼,三点多钟。

农民开始下地了。

不久,伴着隆隆的响声我又睡着了。等再次醒来,明晃晃的太阳已经两三竿子高。二娘他们下地回来了,说是一会儿还要上山采蘑菇去。我听说上山,一骨碌爬起来,跳着小脚嚷嚷:“我也去,我也去。”奶奶两手护着我不让出屋,推门进来的二娘一脚门里一脚门外,呵呵笑着说:“那可不行,有蛇,看把你咬着。”二娘围着头巾,二伯戴着草帽,一人胳膊上挎个篮子,有说有笑地坐上了四轮车。

我眼巴巴地看着车走没影了,愣坐在院子里,望着那群四处乱撞的芦花鸡出神。没心思吃饭,奶奶喊我也不听,小脑袋瓜里装满了他们说的那片山林,仿佛嗅到了漫山遍野的花草味道,看到了墨绿的小花蛇在采蘑菇的人群里舞蹈。

午后,采蘑菇的大部队回来了,远处隐隐约约传来了笑声。想必他们这趟进山一定有很多趣事。等他们到了近前,我拽拽二娘的衣角小声问:“有蛇吗?”二娘突然睁大了眼睛说:“有啊,那院儿的胖婶差一点摸手上。”我张大了嘴巴听,听到没被咬松了口气,又问:“那还都有啥?”二娘答道:“有啊,野鸡、兔子,可能还有野猪,听着叫唤声儿像。”

我对那片山林充满了期待。

晚饭后,收蘑菇的来了,人们在街上排起了长龙。二伯把蘑菇倒入篮子,抖抖土,晃出大门。我也小跑着跟了出去。街上,女人们挎着篮子排队,男人们蹲一旁抽烟,不时相视一眼。女人们手掐着腰,站在队伍中逗趣。

二伯抽着烟,蹲地上择蘑菇,眉眼间露着笑。我凑过去用手碰碰。黄牛根,胖乎乎,有点儿湿凉。拿一个还沾着泥土的蘑菇,放鼻尖上闻,一股儿腥混杂着泥土味儿。卖了蘑菇,男人们挎着空筐把攥着钱回屋了,女人们恋在街上闲聊。

光线越来越暗。她们的笑声欢乐而又悠长,甩掉了一身的疲惫。那是怎样的一种幸福呢?天黑透了,她们嘴上还在说着话,双脚已经开始向自家门口挪蹭,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的时光即将一闪而过。

二娘搂着我的小脑袋往家走。

“再聊会儿呗,二娘。”我一脸留恋地看着二娘。

二娘摸摸我的头说:“明天还得起早呢,回屋听听天气预报,看有没有雨。”

“二娘也喜欢下雨吗?”我一脸疑惑地问。

二娘肯定地说:“对啊,下了雨,就不用浇地了。”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,心想下了雨,二娘二伯和奶奶也可以在家一起陪我喂芦花鸡了。

拉灭了灯,我躺在土炕上,耳中听着大人们谈论天气,腰下好像有无数颗石子。

透过格子窗望着满天星星,黑黢黢的天空中闪烁着点点微光。我在泛着黄晕的星光之中,回想这一天,感觉鼻尖上还沾着大自然的味道,也想象与小花蛇的不期而遇。

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,那段时光像星星一样泛着神秘的微光,不甚亮,却像一抹不甚明丽的混合色涂抹在了我此后忙碌的生活上,一直停留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嘈杂与混乱不知所措时,回忆起那时的恬静,内心依旧保持着对那份宁静生活的向往。